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
第四十三回 戰南極海潮倚眾 放毛奔風火施威

話說南極老祖，送神已畢，正欲下台。白猿眼快，看見還有一位神將，穿帶帝皇服色，裝個至尊模樣。南極老祖一看，心下明白，便說：「你等不必胡言，這是王翦，因他原神出竅，在此壓神。」言罷，口誦咒語，化了靈符，尊一聲：「普化天尊，還不入竅，等待何時。」只聽得金鞭響亮，這個真魂往下一墜，入了軀身，無影無蹤。眾位仙真下了法台，看見王翦微微甦醒，目瞪口呆。南極老祖吩咐道：「即將王翦綁住，帶回蘆棚之下，與毛奔弔在一處。」老祖率了眾位仙真出陣，競奔臨淄而來，這且不提。

花開兩朵，另表一枝。話說海潮聖人，領著二十三洞真人，一齊收拾下山，備帶奇珍異寶在於身上，那二十三洞真人，都有名號開列：

頭一洞混天真人，
第二洞平地真人，
第三洞五雷真人，
第四洞八風真人，
第五洞水磨真人，
第六洞火龍真人，
第七洞拔山真人，
第八洞巨澤真人，
第九洞雲磨真人，
第十洞行雨真人，
第十一洞移星真人，
第十二洞換鬥真人，
第十三洞翻江真人，
第十四洞倒海真人，
第十五洞金錢真人，
第十六洞煉石真人，
第十七洞吐絲真人，
第十八洞多寶真人，
第十九洞運匏真人，
第二十洞鎮土真人，
第二十一洞革面真人，
第二十二洞啄木真人，
第二十三洞擊磬真人。

卻說海潮聖人，就把各洞真人傳齊，欲救五雷真人毛奔。率領二十三洞，各駕雲頭，推推擁擁，來到臨淄西門。海潮聖人低頭一看，只見陣中神將全無，五雷滅跡，上有無數冤魂，其陣已破。心中大怒，垂首回顧。只見南極老祖前走，王禪王敖隨後，白猿拉著王翦，同眾人往臨淄而去。海潮聖人一見大怒，吩咐眾門徒：「莫要放走那幾個惡人。」二十三洞真人，一齊收雲撥霧，落將下來。

南極子正往前走，只聽四面八方喊聲大振，眾真人圍將上來，都是奇形異樣之人。說時遲，來時快，霎時之間，就把一個南極老祖圍得水洩不通。海潮聖人催孔當先，仗著虯龍劍，大喝：「南極子，你往那裡走。」南極仙翁向前，滿面陪笑，口尊一聲：「老祖下山，帶領這些門徒何往？」海潮聖人冷笑道：「無恥的南極子，明知故問，你家的孫臏，自恃神通，逆天行事，拐打毛奔，你就該勸解。為何反令東方朔偷盜神書，又將毛奔擒拿重打四十，將他弔在蘆棚之下？你豈不知，打的是毛奔，羞的是我。你如今陣已破了，神已送了，孫臏你也救了，就該放毛奔才是，怎麼又把王翦拿去。你與我為仇，今日狹路相逢，我與你拚命了。」說罷，催開青毛吼，舉劍就砍。南極子用如意金鉤架住，口稱「老祖住手，我出家人還有一言奉告。當日平齡會上，就有三教聖人親口囑咐，叫孫臏在燕盡孝，在齊盡忠，忠孝兩全，待遇五鶴歸山。此乃三教法旨，你我都在眼前見證。今日孫臏保齊正是盡忠，何為逆天。你反遣毛奔下山，擺下五雷惡陣，即將孫臏困住，豈不是違了三教法旨。怎麼我來救孫臏，你倒不依，大傷同道之情。」海潮聖人聞言。叫聲「南極子，只知講我無理，為什麼吊打我的徒弟，明明羞辱於我。」南極仙翁冷笑道：「毛奔見我進陣，他遣五雷擊我，這就應該麼。」海潮聖人說道：「你既不留我面，講什麼道理，今日見個高下罷了。」一劍飛來，南極子用如意金鉤架過，隨手交還。鉤來劍去，劍去鉤來，各逞威武，一場好戰。王禪、王敖兩位真人，忍耐不住，齊催腳力衝殺上來。白猿暗想：「他們兄弟都去幫手，難道我在此守著不成。」想定主意，就把王翦棄下，縱步上前。王禪、王敖、白猿三人一齊動手，海潮聖人一聲大喝：「你這幾個孽障，焉敢無禮。」就把虯龍劍往後一擺，但見各洞真人，一擁前來，發聲大喊，就將師徒四人圍住。南極老祖大怒，展開金鉤，上下飛騰，殺得海潮聖人氣喘呼呼，渾身是汗。在懷中取出一件寶貝，名喚定海珠，就將此寶貝，照面打來。南極子一見，就從腰間取出一件寶貝，形同拂塵，此寶乃是混沌初開，自鶴山長出一株棕樹，此樹已受日月精華，培種後長成此寶。南極子在此山修練，取來編成一個拂塵，若是展一展，不論諸般寶貝，掃得無影無蹤。

且說南極子，看見神珠切近，就將拂塵尾向上一掃，那顆神珠就滾將回去，竟奔海潮聖人頂門打來。海潮聖人一見，即忙念動真言，將袍袖一張，收回此寶。推開青毛吼，大喝：「南極子怎敢破吾法寶。」仍復交手廝殺，殺得難解難分，這且不言。

卻說王禪、王敖、白猿三人，上前助陣，早有二十三家真人一擁上前，團團圍住，各舉兵器殺將上來。真是寡不敵眾，殺得王禪等筋疲力乏，汗透遍體，招架不住，闖出重圍，往下敗走。各洞真人齊催坐騎，如前一色，仍將三人等困住。

王禪說聲「不好，我看這個光景，有些難敵，誠恐闖不出去！」王敖答道：「似此被困，豈可待斃，不如拚了命罷。」說畢，掄開鉤天如意，往前硬闖。白猿舞動通天尺，王禪撐起純乾劍，三人捨死忘身，殺得各洞真人，紛紛招架不住。內中惱著火龍真人，忙把葫蘆揭開蓋，滾滾紅光，噴出九條火龍，張牙舞爪，直望王禪等飛奔而來。王禪一見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將劍一擺，忽見波濤滾滾，火龍一見水，亦不能施威。水磨真人大怒，即時打開撒水幡一展，滴水全無。王禪一見大驚，又見火龍飛奔前來，不能抵擋，即刻跳下梅花鹿，借土遁而逃。

水磨真人大喜道：「大眼賊子走了，拿這兩個妖仙罷。」手展撒水幡，驅著火龍飛奔前來。王敖大驚，催騎同白猿逃走。不防煉石真人在後背祭一塊石，即把王敖打下，王敖忙借土遁去。白猿著忙，就把雙足一蹬，駕雲而走，早被磨雲真人將掃雲帚一掃，即掃斷雲頭，即把一個白猿跌將下來。眾仙一見，上前拿住白猿，用繩索捆綁，就將王翦放了，又把白猿交還王翦看守。眾位真人發一聲喊，齊趕上，圍住南極子。

南極大怒，心中暗想：「既到此處，焉能善罷干休，不如先下手為強。」想罷，就在懷中取出一件寶貝，祭起空中。海潮聖人抬頭一看，見紅雲滾滾，托著通天神針，竟奔海潮聖人頂門上打來。海潮老祖就將八卦混天綾，直上一展，通天針不能下來，只在

空中盤旋。南極老祖大怒道：「你敢破我的法寶。」一發手又把金鋼圈劈面打來。海潮老祖手敏眼快，即將無極圖一抖，金鋼圈落在平川。眾家真人發喊：「好南極子，怎敢逞強，敢用邪寶貝傷我們老祖。」說畢，一齊動手，各祭法寶，紛紛打來。南極老祖一見，取出一把龍須扇一扇，扇得二十三洞的法寶，煙滅灰飛，眾真人站立不住，星飛雨散，閃出一條大路。南極抽身要走，海潮聖人大喝：「你往哪裡走，看我的法寶到來。」伸手就將無極圖抖開，來卷南極仙翁，南極一見是無極圖，作冷笑道：「好海潮，我豈不知此圖，原是洪濛教主，開天闢地，左手把日，右手托月，分立兩儀，才有太極圖。混沌以開，才定陰陽，能分清濁。此是一件無價之寶，莫說你我，就是洪濛教主如來，一見無極圖，也不能招架。後來我家掌教三清，也修煉一個太極圖，雖未有洪濛教主利害，卻也變化無窮，水火不懼。只因我奉命掌教，故將此圖賜我，領袖群仙。諒你雲光洞，探聽天地之精，受日月之華，修煉無極圖，縱有八九玄功，只可在別處施展，焉能在我跟前逞強。」說罷，即將太極圖抖開，二寶相鬥，各顯神功。海潮收回寶圖，復又率眾徒圍住南極。一場惡戰，按下慢表。

且說孫臍出陣，救起東方朔，回進臨淄。就有襄王在城頭上看見，等孫臍回來，接至大殿，就在牛背扶起東方朔，用軟榻安置，抬至文華殿調養。待掌教回來，商議醫治。孫臍跪下叩謝了：「吾王高誼之恩，請仙破陣救出微臣，臣雖粉骨碎身難報。」襄王趕忙扶起，滿眼墜淚說道：「恭喜亞父脫離此大難，只是老貴人，現在白虎殿停靈。」孫臍聞知，五內俱崩，搶行幾步，來至偏殿。看見靈柩，連忙跪下，放聲大哭，哀痛不勝。哭了多時，止淚含悲，忙問孫燕道：「老貴人臨終有何遺囑？」孫燕含淚回道：「只因三叔被困陣中，祖母聞知，怒氣填胸，呼吸不能接續，遂即薨逝，並無遺言。」孫臍聞言，復又心酸，淚如泉湧。

不言亞父在白虎殿哀痛，且說王禪王敖，借土遁逃回，就問當值官：「東方老祖與南郡王在於何處？」當值官就將東方朔損目，南郡王哭母之事，細述一遍。王禪聞言，感傷不已。王敖叫聲：「兄長，且不必傷感，商議去救掌教要緊。」王禪點頭，就令當值官快把南郡王請來。當值官答應，去不多時，只見孫臍架拐而來，連忙跪下，口尊「師父師叔，蒙下山救命之恩，永世難忘。」王禪說道：「起來，為你這孽障，又把東方朔老祖雙睛傷損。如今掌教祖師，還被海潮大眾圍住，不得脫身，須要商議搭救才好。」孫臍立起身來說道：「既然掌教被困，弟子當先，定與他見個高下。」說畢，辭別師父，忙下蘆棚，帶領眾將出臨淄西門，當眾吩咐：「你們在此觀陣，不許隨我上來。」眾護將答應，一齊收韁勒馬。孫臍定睛觀看，正西上就有許多真人，各提劍舉刀圍住南極仙翁，在此動手。心中著忙，急催青牛，舞動雙拐，飛奔陣前。大喝道：「吾來也。」

南極仙翁正被海潮聖人，率眾家門徒共二十三洞真人裹住，真正是雙拳難敵四手，正在殺得難分難解，筋疲力乏之間，忽然望見孫臍到來，心中大喜。掄動如意金鉤，精神加倍。孫臍催牛舉拐，往裡就闖。一聲大喝：「眾妖道不得無禮，你們怎敢圍住掌教。」眾位真人看見孫臍來得凶勇，發聲大喊，圍裹上來。這個舉杖，那個提拐，一齊與孫臍動手。孫臍一見，忙把杏黃旗一展，只見放出萬道金光，眾位真人站立不住，個個東倒西歪，閃出一條大路。海潮聖人催眾仗劍闖將上來，孫臍舉拐就打。海潮聖人舉劍交還。拐劍相交，各逞神奇。眾真人又圍繞上來，南極子一見大怒道：「我助孫臍一臂之力。」就將如意金鉤一舉，照著海潮聖人頂門一鉤打來。海潮聖人正被孫臍雙拐裹住，不能招架，又見金鉤在於頂門打來，著急之際，忙把頭一低，只聽得響亮一聲，即把道冠打落塵埃。海潮聖人無奈，只得一縱金光，騰空而起。眾位真人四散奔逃，王翦拿著大旗，看見風勢不妙，亦急急回轉秦營不表。

且說孫臍同南極老祖得勝進城，上蘆棚坐下，率眾文武參見已畢，王禪、王敖上前叩頭。南極仙翁冷笑道：「你兄弟二人，真好公道心腸，人家把我困住，你不能相助，反走回來，俾我受困。」王禪兄弟叩頭道：「弟子不是攔下祖師，只因他人多勢眾，敵不過他，把腳力都棄了，方能保得性命。如若慢走，一定學得東方朔同白猿了。」南極仙翁問道：「東方朔哪裡去？」孫臍回言道：「只因救弟子出陣，卻被二郎神的仙犬，挖傷二目，現在文華殿歇息。」南極子道：「快些請來，待出家人調治。」不一刻，將東方朔抬至蘆棚上，南極仙翁說道：「東方老祖，你怎麼被傷二目？」東方朔怒道：「你述問我麼？都是你們爭名奪利，把我雙目失睛，我怎能回山？」孫臍跪下，口稱「東方老祖，不必發怒，萬般為著弟子，有累祖師，如今全在掌教，與老祖醫治好便罷，倘若不好，我孫臍情願與祖師爺上天台山去，朝晚供養，侍奉終身，以報大德。」

東方朔說道：「罷了，這也是命該如此，埋怨於你亦無用了。」當下南極子上前，仔細一看，此乃仙犬所傷，不比同風火害眼的病症，命人取長流水一盆，即將血眼洗淨：「待出家人醫治。但是左眼有眶無珠，不能治，右眼還可。醫治得好一隻，也強如兩隻眼全無。」即從懷中取出一個葫蘆，揭開寶蓋，倒一丸藥，半紅半白，名為九轉還睛丹。用無根水研開，點在眼上。真乃仙家之妙，只有一息光景，止痛生光，精神復舊。左眼無睛，只是有一隻右眼。眾人看見東方朔眼治好，齊來恭賀。襄王打恭，孫臍跪下叩頭陪罪。正在行禮之間，忽聽得一聲叫喚：「呵唷，弔死我也。」眾人往後一看，原來就是毛奔叫喚。東方朔一見，不覺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用手指著毛奔大罵道：「你這妖仙，我等與你有何深仇，為何擺此惡陣，險些累我喪命。如此狠毒之人，難以饒恕。」言畢，手拿荊條，一起一落，遍身亂打，打得毛奔痛苦難當。

不言毛奔受辱，且說海潮老祖，率領二十三洞門徒，個個都是形容古怪，面目猙獰，回轉秦營。始皇迎接進帳，看見白猿，龍心甚喜，分賓主坐下獻茶。始皇傳旨，擺上素宴來，與眾真人賀功勸飲。海潮聖人正在款洽之際，忽然心血來潮，心中驚異，掐指一算，拍案大怒，嚇得始皇君臣一跳。各洞真人離座稽首：「請問祖師爺，為何忽然發怒？」海潮真人長歎道：「眾賢徒有所不知。我等在此樂飲，卻苦了一個五雷真人，只因他擺了陣圖，傷了東方老賊之眼，如今即將毛奔弔在蘆棚之下毒打，門徒弟子都是一般，教我怎麼不心痛。」眾位真人聽罷，個個咬牙切齒，怒髮衝冠。「既是毛師兄遭難，待弟子踏平臨淄，活擒南極子，救出毛真人回來，以安聖懷。」

海潮聖人說道：「你等休得恃勇，反而無益，而且有害。那南極子道法高深，孫臍神通廣大，非同小可。我已有主意在此，你等不宜妄動。」即時吩咐八風真人、火龍真人：「領我法旨，今晚三更時分，速到臨淄城中，要在蘆棚附近放火，救出毛奔，乘勢燒他三清大殿。此事出其不意，一定成功。」兩位真人領命，辭別出營，駕起祥雲，望臨淄徐徐而來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東方朔，打毛奔七八十荊條，怒氣少息，方才罷手。襄王命當值官擺上筵席，陳設素齋，與眾仙長敘談。須臾，眾位坐筵，吃食之間，商議救取白猿之策。不覺天色已晚，台上燈燭輝煌，不曾防備八風與火龍二位真人暗暗進城，來到臨淄左右。正是三更天氣，看看外頭值宿星官都睡著。蘆棚裡頭，正中間坐著南極仙翁，左邊是東方朔，右邊是王禪兄弟二人，下邊是孫臍，俱各座談，議論紛紛，點得燈燭輝煌。八風真人看得明白，心中大喜，就將抖風袋打開，連聲響亮，即在蘆棚之內，捲起一陣狂風，十分利害，刮得煙塵滾滾，蘆棚搖動。南極仙翁說道：「好風，這等利害。」說猶未了，火龍真人即把葫蘆蓋揭開，放出火龍。風乘火勢，火乘風威，烈燄騰空，火光冲天。眾仙大驚，齊下蘆棚，文武各官俱來救火。

尚未救息，忽報三清大殿火起，南極仙翁即把峨嵋扇連扇三扇，頓時煙息火滅。蘆棚也燒了，毛奔也不見了。東方朔道：「敢是燒了？」王禪道：「未必。」王敖又道：「不是他往那裡去了？」南極仙翁言道：「這火有些奇異，我看又不是天火，又不是凡火，象是一種邪火。」正說著，只見襄王同文武俱來問安，掃淨文華殿，與眾仙同坐。孫臍說道：「待弟子占算占算，看風火是何處來歷？」才屈指，大驚道：「白猿卻被海潮聖人鎖住，他又差造風火二位真人，前來放火，就把毛奔救出。弟子不才，正要與海潮老祖見個高下。」王禪答道：「這都莫說，且商議救白猿要緊。我想東方老祖，將毛奔吊打八十，他回去定然加倍報怨，恐把白猿打死。他為你下山，受此磨折，先陷秦營，你當在心搭救才是。」孫臍未及回言，忽報：「赤腳真人毛遂到來。」王禪往外一看，只見矮爺一步一搖，往內而來。參見南極仙翁，與東方朔、王禪、王敖見過禮，又與孫臍作揖，滿面陪笑道：「恭喜三哥出陣來了，我毛遂來遲，效力不週，幸勿見怪。」孫臍說道：「承蒙關切，跋涉而來，感之不盡，豈有怪之禮。但救人須切，你既到臨淄，還要借仗大伙商議，退得海潮老祖才好。」南極仙翁說道：「你且莫要說退海潮話，現今白猿鎖在秦營，難道真人不去救他一救？」毛遂笑道：「你們欺負他不是人，教白猿受災，你們於心何忍，如今叫我怎麼救他？」南極仙翁說道：「你到秦營打聽，看

他鎖在何處，救他出來。如若不能下手，再作商議。」毛遂笑道：「說不得，待弟子前去走走。」王禪又道：「此去還有一事相煩，我兄弟二人的坐騎，都失在秦營，有仗真人帶回。」毛遂笑道：「好，你動不動叫我去偷，就是我偷出來，你兄弟未有什麼好處奉承，叫我做賊，豈是輕易做得麼。」王禪答道：「東方老祖也把神書都偷來，難道這腳力你偷不來。」毛遂笑道：「偷書不是賊，偷腳力就有罪名。」王敖答道：「你不必囉嗦，你若肯去，我兄弟就與你斟茶。」說罷，隨即下殿，將身子一扭，就不見了。

不言毛遂暗進秦營，且說海潮聖人，一見八風、火龍二位真人，救出毛奔回來，心中大喜。口念真吉，用手一指，解脫捆仙繩。毛奔謝過老祖救命之恩。海潮說道：「你在城中看他們光景，可怕我出家人不怕？」毛奔稟道：「王禪、王敖怕老祖是實，東方朔雖然利害，如今損了一目，也不濟事。只有南極子與孫臏逞強，早晚須提防來偷盜白猿要緊。」海潮聖人說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你去看守，不可疏忽。」毛奔回答：「都在弟子身上。」轉將下來，走至石鼓邊，叫聲：「白猿，你也有今日麼。你到會請仙人來救孫臏，如今別夫又不來救你。我被你家南極子打得夠了，弔在蘆棚，又被東方老賊亦打我八十荆條，幾乎打死，我在你那裡，把我吃盡虧。今日狹路相逢，說不得拿他這猴兒出氣了，打死你莫來怨我。」言罷，手執皮鞭，盡力抽打。打得白猿無處躲閃，痛苦難當，這且不言。